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8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杏儿

杏子,在老家叫“杏儿”。那里属于高寒山区,苹果、桃、李等树不多,主要是因为无霜期短,每年果树开花时常遇打寒,不易结果。倒是杏树适应性强,基本年年都挂果,只是丰歉不一罢了。

每年春天,一场小雨之后,一树一树的杏花开了,红的像新娘的嫁妆,白的像新娘的婚纱。这个时候蜜蜂来了,蝴蝶也来了,在花瓣之间徜徉、起舞。慢慢地,花渐渐谢了,带着绒毛的小小杏子开始长出来了。再往后就是毛杏,到夏收季节,杏子就基本成熟了,黄澄澄的,也有的脸上泛着红晕,像少女害羞的面容。

收杏子得掌握好时间,不能等到熟透,八成熟最好。收下来的杏子放在米糠中养一段时间,就会更加绵软。家里会拿来待客用,但往往被孩子们逐渐“蚕食”。他们放学回家,把手伸进米糠桶中,摸几个杏儿,在粗布衣服上蹭几下,放在嘴里,大口吧唧着。有时咬了一口,发现里面有虫,大叫一声,赶快大口大口地吐出来。

杏儿性寒,本身也不宜多吃,俗语有“桃养人,杏伤人,李子树下埋死人”的说法。但小孩子不知道,也不去管,吃杏儿一方面是饱口福,另一方面也是其爱“瞎害”的天性使然。

在老家,不少男孩都有过偷杏儿的经历。偷杏儿往往需要翻过墙头,或穿过荆棘篱笆,衣服磨破、手臂划伤,也顾不上。一般还得多人配合:有负责“行动”的,有负责“放哨”的,还有负责“接应”的。主人发现有人偷杏,也就呵斥几声,吓退而已,都知道是小孩子在“瞎害”。不过此举情节虽小,却容易糟蹋杏儿,因为这些“小霸王”钻到树下,先抱住树干去摇,成熟点的杏儿纷纷落在地上的草丛里,他们慌忙之中来不及捡完,就会烂在树下。

杏儿对男孩子的吸引力,除了果肉之外还在于它的核,后者甚至超过前者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他们喜欢玩一种叫作“砸杏核”的游戏。

三五个人在地上挖一个小窝窝,口沿直径和深度也就几厘米,坡度不能太陡,也不能太平,以三四十度为宜,表面要打磨得平整光滑

点。玩法就是每人先在窝窝里丢进几颗杏核,然后通过猜拳决定顺序,分别用自己的“狗头”去砸小坑里的杏核,砸出地面的就属于自己的“战利品”。

所谓“狗头”,就是一枚个头较大的杏核,所以男孩子对于大杏儿格外青睐,以其核较大,易做“狗头”。有时候,“狗头”也会用桃核去充当,但不常见,老家不产桃,也不经常有人去贩卖。

“狗头”的角色如此重要,所以优秀的“狗头”会被男孩子反复使用,磨得发亮。

“狗头”有时候会被“陷”在窝窝里,这时候就要找替代者,想方设法先将“狗头”给砸出来,“营救”不及时,自家的“狗头”就会被对方砸出去,成为别人的“战利品”。如果到最后某一方既无“狗头”,手里也无多余的杏核,就要用嘴吹。半跪在地上,头贴近地面,找好方向,憋住气,一口下去,“嘭”的一声,往往将窝窝里的杏核全部吹出,也算绝地反击了。当然,也会吹起一团灰土,落在脸上,沾满衣服,大家“呸”“呸”几声继续玩。

这种游戏多在杏熟时节的晌午进行,大人们在歇晌,小孩子们不能吵得太厉害。否则,扰了大人午觉,会挨骂,或者被驱赶。

其实,大人们有时也对砸杏核感兴趣,当然,他们不是玩,看重的是杏仁。一般收够一定数量的杏核之后,稍事干燥,用锤子或石头砸开,取出杏仁,置于盘碗之中,放在太阳下晒干,拿到供销社出售,以补贴家用。

当然,一次也卖不了多少钱,顶多一两元。但在农村,只要能换点现钱,无疑令人欢喜。记得我小时候,也捡拾杏核砸出杏仁去卖: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夹住杏核,置于一块石板上,再用右手握一块石头去砸,一不小心就会砸了手指,有时甚至会砸出黑青或血泡。好不容易砸出的半碗杏仁,装在上衣下口袋,到供销社顶多也就卖几毛钱,但可以买几支铅笔甚至一本本子。记忆中,一支不带橡皮的铅笔五分钱。

后来,走出山村去城里读书,才知道杏仁具有药用功能,可以止咳平喘。

时间久了,老罗不但演小品,而且跨界了唱歌与主持,成了我们单位的三栖演员。舞台上的悲欢离合可以演出来,可现实中的喜怒哀乐却只能心平气和地去体味。将近十年的舞台,老罗立了不少功。按理说,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绰绰有余,可老罗就是遇到了喝凉水也塞牙的时候,机遇并没有紧紧握住他的手。要是其他人,早就唉声叹气了,甚至在心里把不公的命运骂了多少遍。老罗也迷茫过,但那都是短暂的。他觉得,挫折在人生的漫长征途中,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。

于是乎,你会看到,哪怕是心里经历过再大的惊涛骇浪,你从他脸上看到的永远只是风平浪静。他就一直在没心没肺地练着声、演着戏,那些前途命运中的曲曲折折就淹没在那激情似火的演出中了。

由于各种不得已的原因,老罗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单位。没有了礼堂五颜六色的灯光相伴,老罗把社会当成了演出的舞台,照样激情四溢。今天给一对新人当司仪,明天拍个短视频,老罗忙得不亦乐乎。如果日子就这样顺风顺水,也没什么不好。可三年的疫情,让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。对于靠观众讨生活的非著名演员,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,可老罗并没有放弃,而是苦苦支撑着自己的演员梦想。当一切阴霾散去,老罗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。“春归如约,这方舞台我们分别得太久啦……”那份欣喜,如同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鸟儿。

于是,他的朋友圈很快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小视频。那些视频中,或是老实巴交的种地老农,或是浑身是胆的霸蛮娃子;或是经常被女儿套路的老爹,或是基层社区的普通片警。不管是哪种角色,他永远是那个一直迎着风雨奔跑、乐观生活的老罗。

由于剧情的需要,可能在别人的戏里老罗始终是个配角。但在自己的戏里,他永远是自己的主角。是那个恪守努力的本分,为生活增添色彩的自己。芸芸众生,唯我本心。只要你心平气和地对待每天的日升月落,乐观享受这个世界的精彩,不哀叹、不嗟呀,你也是老罗,我也是老罗。

枕边书续写

前不久写了篇《枕边书》的小文发报端,觉得意犹未尽,还有些话要说。

从爱上读书始,枕边书就没少过。早年家里没有床头柜,上小学四年级时,父亲从单位借来的《鸡毛信》等连环画小书,我都放在枕头底下,每晚看几本。慢慢地,父亲不再借小人书了,而是借回来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小英雄雨来》等大书,我一本一本看入了迷,每晚很迟才睡,睡前夹一枚书签在未看的那一页,然后将书压枕头下。夏天床上铺草席,就把书放在草席下,权当枕头,要看了就拿出来。后来家境好了,床边有了张床头柜,这才把平时爱看的枕边书放置在上面。

最早当我枕边书的是一些儿童文学、童话和父亲为我订的《少年文艺》。小学毕业,我迷上了看小说,三天两头到父亲单位的图书室借书。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红日》,我看得津津有味。再后来我喜欢上《青春之歌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小城春秋》这样的长篇小说。有一次我借了本《红楼梦》,翻了几页,看不懂,在床头柜放了一晚就去换了另一本书。几十年后才明白,这些好看、有故事情节的书,都是我最初文学启蒙时的浅阅读。

到了中年,看书越发杂,文学、哲学、艺术、历史,也略知一些书的门径。那时零用钱都花在购买书上。新华书店、旧书市场是我常光顾的地方,在那儿一待就是几小时,然后大包小袋地拎回家。渐渐地,床头柜上、柜子里面都塞满了书,于是买了一个带玻璃拉门的书柜,上下好几层,要看的书选几本放床头柜。有一阵子,枕边书全是外国文学,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、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、哈代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……那种阅读的渴望,常常读书读到半夜,读到书从手里掉到床边。至今我还记得《基督山伯爵》的结尾有一句哲理的话: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,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。唯有曾深受过最深刻悲哀的人,才能体会最大的快乐……永远不要忘记,在上帝向人揭示未来之前,人类全部智慧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:等待、希望。

我的书越积越多,小小书柜已容不下几千册藏书。二十年前家里装修,我终于拥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。一面临窗,中间是一台电脑桌,三面是顶天立地的书架,分门别类存放着各类图书。不断地将要看的书抽出当枕边书,又不断地捧回来放进书架。

一晃我已进入老年,看不懂的《红楼梦》,在我枕边来来去去记不清是第几次看了,每一次读都有新体会新解读,写的就是人性善恶,活灵活现的生活。我也由最初的浅阅读、微阅读、碎片化阅读,逐渐进入深阅读。

至乐莫若读书。几十年来,枕边书成了我人生自我修养的一部分,也是我的阅读成长史。尽管网络时代手机霸占了我的业余时间,我也会睡前捧一本书来读,那书中的文字,会变成跳跃的音符,会演奏出美妙的旋律,时而欣赏到沙漠落雁的壮观景象,时而看到春江花月夜的美景,时而听到渔舟晚唱优美和弦。

漂流是很有魅力的。

夏天烈日当空,酷暑难消,那天,我呼朋引伴去龙玄峡漂了一回。龙玄峡漂流位于广东省信宜市黄华江上游,两岸奇峰怪石、层林叠翠,鲜花夺目;河中鱼跃虾戏,河道九曲十八弯,漂流全程约四公里,有激流,有险滩,有天然游泳池,魅力无穷。

办理漂流手续后,我们一行十六人穿上漂流的衣服,头戴安全帽,手拿救生衣高高兴兴地直奔漂流源头——云丽水电站水坝。到了目的地,大家嘻嘻哈哈走上了小艇,每艇坐四人,胆大的、懂水性的自己划艇,胆小的、不懂水性的请人划艇,确保漂流安全。

漂流有序地进行。自己划艇的在前面,请人划艇的在后面,相隔六七米。我们有说有笑往下漂。河水时而湍急,时而平缓。每至急流冲击处,由于水的巨大力量推动,小艇左摇右晃,水花迎面扑来,好清凉呀;当小艇飞渡落差大的河道时,由高处往下一跌,惊涛骇浪涌来,我们睁不开眼睛,河水一下子淹没了我们,大家正“哇”地惊呼,突然又一个浪头打来,我们随小艇七弯八拐、飞起再跌落,好刺激啊!在激流中漂才有意思呢。更重要的是整天待在家里很乏味,只有在激流中漂流,受受惊吓,身心才会得到完全的放松。

在平缓处漂流则心旷神怡。小艇慢慢行驶,我们掬一把凉丝丝的河水来洗润脸颊或互相泼水逗乐,不时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把岸边的小鸟惊飞。顾盼左右,奇石惊艳,多为石头白体。它们上沿平滑,凸起螺旋状条纹。如此奇特的石头,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,光芒万丈;漂流其中,如入童话仙境。在天然游泳池游泳别有一番风味。浅水处鱼虾游来游去,你想捉它们,鱼虾猛地从指间滑过,与你捉迷藏。深水处有大鱼,我们几个同伴潜水捉它们,好容易捉到了一条,放在小艇上,鱼跳了几下便不动弹了。谁知,过了一会儿,鱼竟“扑通”一下跃进了水中。我们不再捉鱼了,只是游泳。这里的水纯净、清凉。

漂流历时两个多钟头,喝山涧,讲传说,听水声,彻彻底底享受了夏日世界的清凉。

南京李玉

南京徐廷华

夏日漂流去

广东信宜刘广荣

非著名演员老罗

南京肖日东